

创新说

每座都有温暖名字

50多岁的赵德清一直有个“幸福的烦恼”。

这几年,老赵所居住的广西桂林市兴安县五架车村兴起了农家乐,尤其是到了葡萄采摘的季节,来村里游玩的城里人越来越多。于是,老赵承担了家里分配的一项重要任务——到村口接客人。

为什么说这件任务很重要呢?赵德清家离村口步行要10多分钟,旺季的每一天,老赵要来回10多趟。“确实有点吃不消。”嘴里说着累,可老赵脸上却是藏不住的笑容。

“今年用不着我来回跑啦。”老赵拿出手机,打开电子地图,“我可以直接把家里的定位发给客人,他们顺着导航就能找过来”。

有地就有名

用手机导航来指路,在城里早就司空见惯了。然而,在广袤乡村,能够标注在电子地图上的,往往只有村名。再往村里走,导航这个智能帮手就“爱莫能助”了。

“到村里就会发现,村路就像蜘蛛网。”兴安县民政局工作人员颜婷经常要到村里开展基层社区治理工作,“要么是无名道路,要么是一不小心就钻了死胡同,想找对地方还得问村民”。

地名,是公众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使用最频繁、用途最广泛的基础信息。然而,在乡村地区,大量地理实体仍然缺乏标准地名,有地无名、有名无标、一地多名、多地重名、互联网地图地名信息缺失比较普遍。

在福建大田县,老百姓就有这样的疑问,为何“大田”没有田?“田阳八景”今天在哪儿?“大鼓山”缘何一地四名?“银顶格”为什么地名混乱?后经大田县民政局干部和专家多方了解情况,翻检大量旧志古籍、村史族谱,才发现,原来“大鼓山”是闽南方言“台阁山”转换为大田方言误读,“银顶格”是古银矿“银锭岬”之误等。

江苏省苏州市进入城乡一体化发展新阶段后则遇到了另一种现实问题:当小城镇里的街路巷、住宅区、桥梁等地理实体日渐增多,地名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并没有跟上城镇建设的脚步,一些富有吴文化的地名在城镇开发中“隐身”。

2022年5月1日,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摸清乡村地名管理现状,对照条例规定构建起科学有效、规范严密、配套完备的乡村地名管理制度。

回头看,这项工作并非只有了解地

名和其背后的故事那么简单。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乡村地区村落布局结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生产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地理实体不断新建改建。比如某市经过梳理排查发现,当地乡村地区无名道路或不规范道路就有近千条。

过去,一个村庄有一个地名就够了。现在显然不够用了,村庄里的山水林田湖草沙、道路街巷、农业产业、公共服务设施等地理实体都应当被纳入命名的视野。

过去,地名靠老们口口相传、约定俗成。现在,人们在乡村地区的活动空间不断扩大,社会交往日益频繁,地名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农民出行、快递进村、工业品下乡、山货进城样样都需要地名来指位定向,惠农惠民、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事都需要准确、规范、便捷的地名信息提供帮助。

2023年,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启动“乡村著名行动”。所谓“著名”,就是让老地名更加准确、规范,让新地名更符合新时代乡村风貌,更重要的是提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精气神”,让更多乡村地名有温度、叫得响。

这项工作正在全国普遍推开,各地正在利用3年至5年时间补齐乡村地名建设短板,地名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路径基本定型,争取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时,乡村地名全面规范,城乡地名公共服务实现一体化、均等化,优秀地名文化成为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和有机组成,地名赋能乡村振兴取得重要成效。

有名有乡情

给村里的道路起什么样的名字?虽然不像城市道路的名字那样,要经过研讨、审核、公示才能确定,天南地北的村民们也把起名当作一件村里的大事来办。县乡来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文化专家提建议,村民也在动脑筋,大家齐心协力想为家门口的路起一个温暖的名字。

在五驾车村,有一条老路名为“钉子路”。这条路从几户人家之间穿过,细细长长,宽度仅供两个行人相向而行。

当村民坐在一起重新规划地名的时候,有人提议,“钉子路”与“钉子户”谐音相似,听起来不美,要不要改一下?

70岁的康鸾忠还记得那晚的场景,村里的老人没有丝毫犹豫就提出反对意见,不同意改名字。“连我都差点忘记这

条路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康鸾忠说。

原来,这条“钉子路”曾经是古时湘桂走廊必经要道,向北经兴安到湖南,向南经榕江达桂林,今天的村道曾是过去的省道。古代交通落后,走商的人也得靠步行,一遇下雨便路烂泥滑。村民为了来往客商行走方便,便从村西秦代建成的灵渠河道里搬来坚硬的鹅卵石,一块块镶嵌在路面上,即便下雨天穿布鞋也不会湿鞋,于是村民世代代管这条路叫“钉子路”。

“后来,村里人说起这条路,就希望留着这个老地名,大家希望留住钉钉子的精神,能吃苦耐劳,干事有劲头。”赵德清脚下,钉子路的路面已经由鹅卵石换成了青黑色的柏油路。此时,天空刚好下起浙浙沥沥的小雨,雾蒙蒙的乡间小路向竹林深处延伸,仿佛走入了时间长河。

谷雨时节,这场乡间小雨一直在下,几十里外的湘江边界首渡口也是湿漉漉的。与五架车村村民把地名看作是灵渠岸、古道边的历史“长镜头”不同,在界首镇见底村的老乡心里,地名或许是时间的一次“定格”。

1934年11月底,红军中央纵队从广西兴安界首渡口渡过湘江。当时,江上的浮桥数次被敌人轰炸破坏,在见底村等附近几个村庄老乡的帮助下,浮桥经过多次重新架设,最终红军主力顺利渡过湘江。

红军渡过湘江离今天已经过去80多年了,但是给界首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记忆。今天,在通往渡口的路上,几条新铺设的道路分别被命名为“红星”“红安”“红章”。兴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副主任尹汤怀是当地地名论证咨询专家之一,说起这些地名的命名,他说,红星路主要是为纪念湘江战役中在此胜利渡江的中央红军领导机关军委纵队,用其代号“红星”命名;红安路为凸显红色兴安,用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命名,这也是从高速公路进入界首的第一条路;红章路为纪念军委第二纵队,用其代号“红章”命名,横跨在湘江上,是界首镇的主干道,也是当地最繁华、人流最多的道路。

其实,红星、红安、红章3个纵队的代号在红军长征历史上仅仅使用了2个月。“之所以用这3个代号来命名道路,就是想让人们记住湘江战役这段苦难辉煌的历史,铭记先烈事迹。红星、红安、红章3条道路的命名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和交口称赞。”尹汤怀说。

好名助农兴

有了规范的地名,赵德清和五架车村的村民们在专家老师手把手帮助下,

学会了把地名上传到电子地图平台,村里秋天收获的葡萄通过地图上能搜到的农家乐卖出了大半。

有了地名,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民政局把部分优质旅游资源发布在平台上,游客能在导览平台详细了解乡村旅游景区的游玩项目、设施、观光点、文物古迹的具体位置,并查看实地全景照片。

城乡数字鸿沟是这些年新遇到的问题,而通过推进采集上图、规范使用、创新“一张图”服务,提升地名信息服务效能,能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乡村治理、文化旅游等领域提供标准、规范、详实的区划地名信息服务,为数字乡村建设打好“数据底座”。从这方面看,乡村著名行动起到了示范作用。

山东省莱西市院上镇邹家许村芹菜种植历史悠久,品质和口感都非常不错,但由于过去线上网络销售和线下合作门店销售及品牌意识不强,优质的芹菜一直“闷在深宫无人问”。不过,最近长出来的许村芹菜已经打开了销路。

许村芹菜合作社的邹树进最想感谢的人,是院上镇邮政投递员崔王建,“他主动牵头将我们的‘邹旭牌’许村芹菜进行定点标位,再由莱西市民政局对许村芹菜进行地图标注上传”。

崔王建想的是:“我们投递员每天能



速写

小村“叫行”忙

刘成

“乡亲们安静了昂,咱们前芦村农家小院出租第一次‘叫行’大会马上就要正式开始啦。”4月19日上午10点半,随着主持人一声开场,台下看热闹唠家常的村民们瞬间安静了下来。

“叫行”是青岛胶州本地方言,之前多用于承包土地时进行议价的场景,而此次农家小院“叫行”大会,拍卖的是村庄闲置房屋的使用权。

“本次‘叫行’出让的是位于村庄最南侧的7套小院。首先开始‘叫行’的是第30号小院,面积180平方米,起拍价2300元。”“1号出价2300元。”随着主持人介绍完毕,坐在台下的1号竞拍者轰然成交迅速举牌喊价。

“叫行”开始前,在前芦村党支部书记刘汝江的介绍下,8位竞拍人已经对7套小院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举牌的底气,除了价格合适外,更多的还是对前芦村地理环境的认可。前芦村东临山洲水库,西靠庙子山,北临万亩林场,风光秀丽,适宜居住。而在村庄东侧,一座新装修的民宿“湖光山舍”也印证着村庄发展旅游的潜力。

“2400元第三次,成交!恭喜1号成功拍下31号小院。”“叫行”进程很快,不一会,成交就以2490元、2400元的价格成交了两套小院。“这边环境好,依山傍水,我打算把这两个小院好好打造一下,没事的时候邀请家人、朋友过来体验农家生活。”轰然成交说。

活动开始不到3分钟,就成交了两套小院,轰然成交得意满满,其他竞拍者摩拳擦掌。“下面‘叫行’的是36号小院,面积180平方米,起拍价2300元。”“2300元!”吸取了之前的教训,8号竞拍者赵静抢先举起了手中的号码牌。“8号出价2300元,还有没有要加的?”“2400元!”“3000元!”不等主持人介绍竞拍人的出价,赵静迅速喊出了一个让全场安静的价格。

“3000元一次,3000元两次,还有没有出价的了……3000元三次,成

交到全镇56个村投递,可以与印刷广告宣传单页合作,用于报纸夹页、包裹粘贴等宣传,让更多人知道镇上的好产品。”为了帮助许村芹菜谋出路,院上邮政支局全体人员也通过金融下乡、支局优惠购等宣传,让更多商家了解许村芹菜,进一步拓宽了销售渠道。

乡村历来是中国人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宝藏。这些年,村里的路修好了,房子建好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丰富多样,农村的硬件设施跟了上来,但还需要软件来提高服务水平,助力乡村振兴。民政部相关负责人提出,乡村地名建设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乡村地名服务提质增效就是为了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要结合不同乡村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合理确定工作任务,不搞“一刀切”,避免“一阵风”。

给每座山每条路起个温暖的名字,让各具特色的“地名+”在全国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

山东用乡村地名“采集上图”擘画乡村著名行动“好图景”,全省已命名乡村地名7000多个,累计新设乡村地名标志1.7万个,发掘“孔那里黑猪肉”“葛石大枣”等一批乡村特色地名产品,打造“乡村著名山东好品”300余个。

通过“地名+”的带动,山东省聊城市冠县积极整合资源,逐步形成了集农产品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销链条,特色产业发日臻完善,聚合效应日益明显。

“每当喝起灵芝孢子粉,我就好奇灵芝是怎么种出来的。”家住河北廊坊市安次区的陈先生说:“这次通过手机在线地图搜到了冠县‘仙芝路’,我就驱车450公里慕名赶过来了。”

得益于冠名命打造的灵芝街、灵芝园、灵芝镇,今年灵芝文化产业园外来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有名则灵,远近家乡的地名文化农产品能越走越远。”冠县灵芝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董学堂自豪地说。



暮春时节,大地披绿,山花烂漫,白雪、粉似霞。

11时许,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湾水镇翁当村的一些村民或挑着箩筐,或背着背篋,陆陆续续聚集到村子中间的加劳火车站站台上,等候5639次列车的到来。

加劳火车站是湘黔铁路上的座四等小站,每日路过的列车多达数十趟,但绝大多数都呼啸而过,真正停靠办理客运业务的只有上午的5639次列车,以及下午的5640次列车。这

“唯二”停靠的两趟慢火车,均由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客运段担当客运任务,自1997年开行以来,一直运行于贵州省的贵阳市至铜仁市玉屏县之间,沿途经过的大小16个车站,遇站即停。全线337公里路程,要跑7个多小时。

11时30分许,随着慢火车停靠时间的临近,车站工作人员组织乘客排队安检,有序候车。由于车站没有开设售票业务,旅客只能先上车后补票。列车长胡贵川在慢火车上已经跑了27年多,列车上的岗位干过一大半。他说,群众都很淳朴,虽然沿线小站不售票,旅客们上车后都会自觉补票。

“车费6元,半个小时就能到凯里市区,比起村里到城里的客运班车,不仅快还便宜。”翁当村村民吴寿芬是慢火车的常客,隔三五就要搭乘慢火车

去城区卖菜,一年下来有2万多元的收入,足够一家人日常开销。

10多年来,丈夫在外打工,留在家照顾两个孩子的吴寿芬,靠卖菜撑起了家里的日常用度,“只要这趟火车开着,个人不偷懒,总能挣上一点钱”。

因为慢火车常年不辍地行驶,让在铁路边出生的凯里市炉山镇甘坝村村民金云龙在家种地脱了贫,先是种菜,后又兼着养鸡,如今一家年收入超过10万元。

“上午摘菜、抓鸡,收拾停当,下午搭乘5640次火车到凯里城区,4点多一点下车,正好赶上下午的市场。”金云龙说,即使是去年新买了辆三轮车,“但仍有60%的菜是通过慢火车运出去的”。

今年,金云龙正在谋划扩大生产规模,计划把邻居的10多亩果园流转过来,发展林下养鸡。

在慢火车经过的苗乡侗寨里,类似吴寿芬、金云龙这样的村民不在少数。产自深山里的鸡鸭、蔬菜水果和土特产经由慢火车被运到附近的城镇去售卖,慢慢地也在火车上形成了一个“菜市场”,不少搭乘火车的旅客慕名而来,顺便买几斤。

为了帮助沿线村民致富,胡贵川与他的同事们更是变身销售员,组建了一个100多人的微信群,其中主要是贵阳市的餐饮企业负责人。“到了桐木寨、加劳、宝老山等几个卖菜群众较多的车站后,我们都要在车厢里走几个来回,给群众的蔬菜拍照,然后发到群里。如果有人看中了,我们就帮忙给买下来,捎到贵阳。”

胡贵川表示,列车员对铁路沿线的不少群众都很熟悉,甚至与其中的一些人还成了朋友。今年年初,铁路部门根据群众实际需要,将担当慢火车的列车车厢进行改造,拆除了其中一节车厢的座椅,以方便群众放置菜篮,形成了一个移动的“乡村市集”,更加深入融进当地产业发展之中。

如今,这趟充满活力的慢火车,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移动风景线。

慢悠悠的火车带着中国温度载着村民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版编辑 陈莹莹 李静美 编 王子莹

来稿邮箱 fukan@jirbs.cn